



很少 卻都是玫瑰

2011-05-08 記者 王升含 文



喜歡玫瑰，因為玫瑰有刺，會整人，像極了張愛玲說的，生命就像一襲華美的袍子，爬滿了蚤子。但我也不是個那麼變態的人啦，我喜歡她柔軟、幾近酒紅的花瓣，也喜歡她恬適的香。每次聞，都可嗅到塔羅牌神秘的寓言；再吸深一點，連愛爾蘭的高原上一望無際的自然禮讚都會浮現。

一直以為我會遇到魔幻的邂逅
會有一輛急駛的車搖下窗
邀請我踏上夢境中曾出現過的旅程
但我癡癡地等上了好久
只能在 T 字路口的鏡子裡看到自己扭曲的臉龐
於是我將自己塵封，守在原點不敢出發
就這樣久久無法舒展筋骨、練習行走
生疏的軀體讓我無法以該有的姿態擁抱你
我躲藏著；觀看著這個世界的轉動
一不留神，就讓遺憾填滿了生活

第一次，我將雙手摟住你結實的腰，插進你羽絨外套的口袋，在刺骨寒風中，我們緊緊貼著，用一種甜蜜而堅貞的溫度在路上奔馳。屁屁下的引擎、坐墊、輪胎全被我們的契合化為虛無。過地下道時，我看著對向閃爍呼嘯而過的車燈，想著這就是我幸福的開始。只是我一直到現在才終於理解，原來，那晚我的胸和你的背之間碰觸的弧度，即是幸福。

我其實不知道是誰離開了誰。我只知道在你之前，沒有人用這種眼光端倪過我的脆弱。

我曾活在一個很安全的框框裡。筆挺的四個直角，滴水不漏地圍出典型天主教女校的準則：捍衛傳統美德；升學；提升女性地位；做地上的鹽、天上的光。我瘋狂地吶喊、求救，還好在阿莫多瓦的離奇敘事、巴贊提的裝飾音下，我凝視自己的赤裸，等著被激情駕馭；靠著桌下偷偷藏著的蔣勳、李後主和下課的排球打 play，熬過炙熱難耐的生物、數學、物理和幾乎其他每個科目冗長而無止盡的課堂。但我仍舊只是在框框的裡面，手捱著歪向一邊的頭，渴望著四條硬梆梆直線外的空氣。對於身邊的一切表現出的不屑和灑脫，使我似懂非懂地拿出屬於年少的核心價值，一種建構在反對和叛逆上的虛偽真理。

然後，你挾著你的希臘神話和籃球出現在我面前。

有一次我們去欣欣影城，十指交扣走上繞出半圓形的氣派扶梯，你說我們像是國王和皇后，統治了整個世界，我卻只是沉浸在你巨大厚實的手掌心裡，希望你一輩子都不要放開我。我半靠在你的身上，你問我爆米花要吃鹹的還甜的，我想了好久卻只答出「可不可以都要」的爛提議。你無奈又淘氣地低下頭，朝我看了一眼，那個用力把雙眼皮擠平的不耐煩眼神和小小的噘嘴，給了我全世界都無法承諾的安全感。有那麼一秒鐘，我以為自己瞥見了永恆。

舞臺離我很近卻又好遠
燈光照下來的方式
停住了時間軸的運作
卻也讓下一秒
還沒出現 即已消逝

我一直無法真正迷上希臘神話，因為我在裡面找不到你。你說你是宙斯啊，你跟他都很帥耶！對，我也覺得你很帥，但你不是我的宙斯。你只是日復一日讓我隨著你，一次一小步，走出那個約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定成俗的恐怖四邊形。

我到現在還留著你歪歪斜斜醜醜的筆跡，每次看了，都訝異天底下怎麼會有人讓中國字長成這樣。但更令我無法置信的是，這些乍眼看上去不像是字的東西所組成的支離破碎的語句，比晏殊對文字的雕琢更能令我賞玩。我說，花開當折直須折，你問我人家花開得好好的幹嘛去亂弄她；我說，花自漂零水自流，你問我這些文人到底有甚麼病，怎麼會那麼愛花；我說，親愛的，我也很愛花。隔天，我收到人生的第一束花——七朵嬌嫩欲滴的鬱金香。

「你想要騙我她們是玫瑰駒？」

「欸唷我哪知道你喜歡玫瑰，但你不是很怕滿天星嗎？這束是整間花店裡唯一沒有插滿天星的。然後你不是甚麼都喜歡七個嗎？所以我請老闆娘拿掉一朵。本來有八朵的。」

當時甜在心裡，卻隱約在更深一點的地方第一次有了疑慮。為何你對我灑了滿滿一地的蜜，我卻連看場轉播的 NBA 球賽都不願陪你？我想要全身上下只充滿你流汗傻笑的念頭，但外界傳來的雜訊開始出現干擾，盪出某些我自己沒有拍打過的漣漪。

原來我已經跨過那個以前以為不可能超越的框框了。是你親身親手帶著我走出來的，是你用你的幽默、你的眉頭、你每次都被我當成衛生紙的球衣，一頁一頁為我翻開這個未知卻令我雀躍的生活的。開始了外面世界的生活後，我嚐試為你重新尋找你在這個美麗新世界裡的定位，卻發現你的座標已經超出我心所能負荷的軸線。

「為什麼世界離我而去？」

我每天都要問自己好幾次同樣的問題
但這個世界從來都是默默無語
自古文人的揮洩僅止於字裡行間
沒有聲音回答我，因為就連聲音也離我而去
我無意招惹，卻又拈來塵埃

很久以後，在王家衛的飽和色調、杜普蕾的悲悽顫音裡，我終於學會獨自品嚐角落裡輕拈慢擦抹復挑的文字，檢視詩人和我的共通：泰戈爾也曾是落寞而空洞的。我瀟灑，因為太在意；大方，因為太軟弱。我曾想念你到歇斯底里的地步，卻從未為你掉下一滴淚，只是一種低沉的呻吟哀嚎著，想著自由到底意味著甚麼。這樣的疑惑在看了去年的春鬥後，得到遲來的澄清。年輕的本錢就是不用害怕醜陋，你看林懷民的水月美到不像話，但他敢觸動我們不願面對的險惡嗎？他不敢，因為他需要代表作。那些雲門二的年輕編舞家們不一樣，他們只是在追求一個飽滿、輕狂的過程，甚至不需要去記錄。

我邊走邊漫不經心地讀著馬奎斯和莫里哀，但當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從 G 弦上之歌得到逆境的解釋，我知道以前的那個我已經死了。但我仍深刻銘記著我的幸運和我們的笑聲。至於那個框框裡的女孩，我還是偶爾想念她。想念她在人群中如何璀璨綻放自信；想念她在大夥出遊時總是眾人的焦點，只因為她自認為別人根本還沒發現過框框的存在而沾沾自喜；當然，我也想念她那顆燃燒炙熱的心，和那個想衝出模型卻不知原來自由是比限制更令人敬畏的靈魂。

那天，你挾著你的希臘神話和籃球出現在我面前。

然後有一天，你走了，和你的希臘神話和籃球。而我，剩下一雙欲擒故縱只想要猛攀住你，卻知道就算抓穩了也不再有意義的小小的手。

小手後來還是無法輕鬆彈到八度或是吹次低音笛，但小手的主人終於走出蒙了薄紗的次方，在一個沒有沙漠沒有玫瑰的球體表面，停滯，或者前進著，然後有時無法抗拒地想著。想著我們擁有過的很少，卻朵朵都是溢出芬芳淡香的羞澀玫瑰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